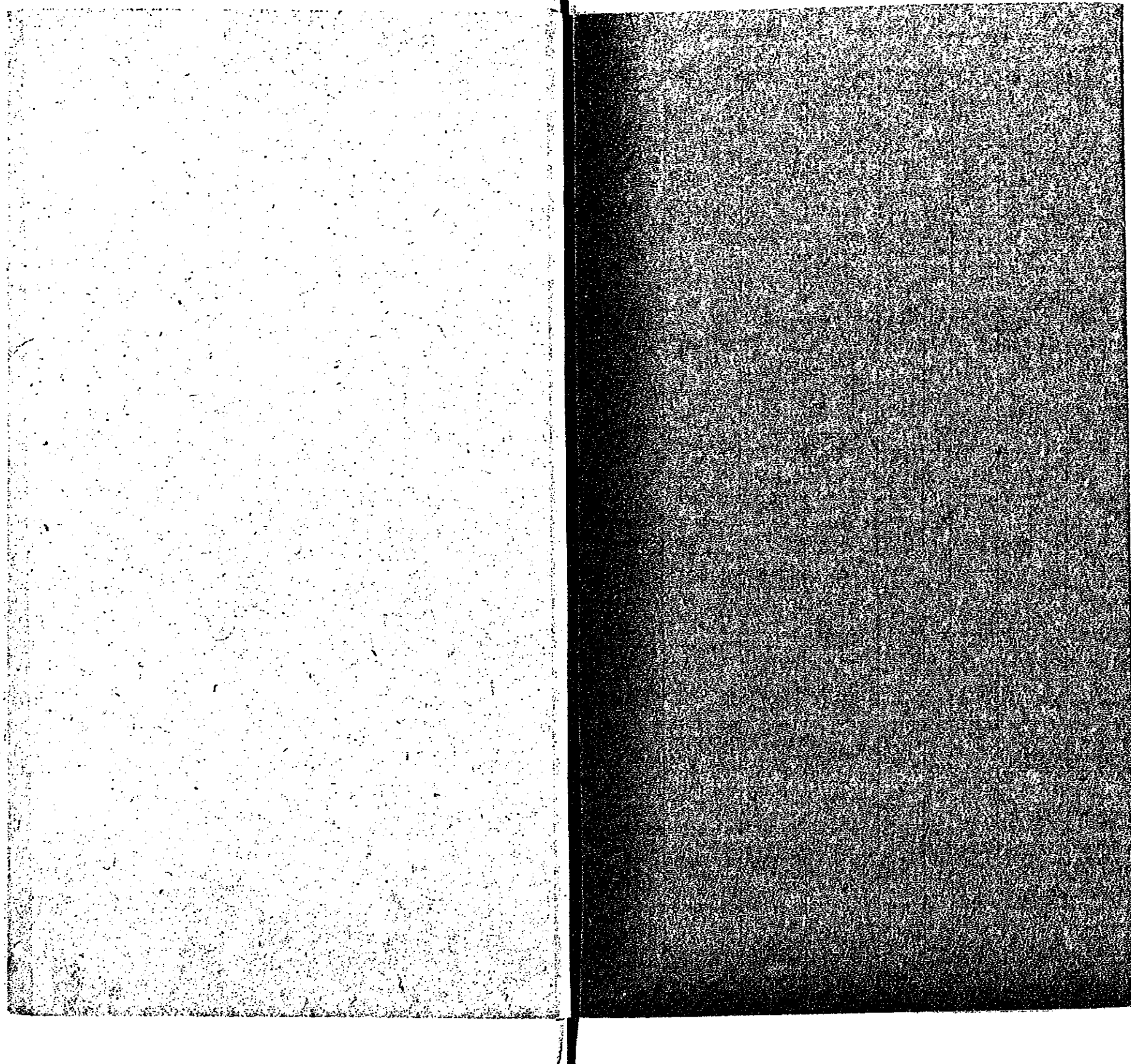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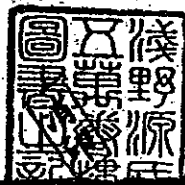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九 八 號	一 三 九 冊	五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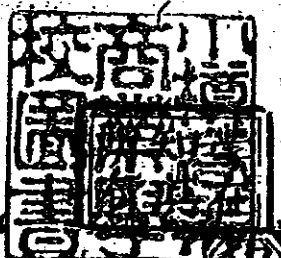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學四

存養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
 知其所為又養其所為○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
 然而行之其進易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
 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
 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工夫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

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能事所以常記得公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

真

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十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愈愈煩求之太切則

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己物也○今之學者

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尋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聖賢以心為本地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下云如何○人只一心識得此心

人心
萬事
之主

便無是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

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今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

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
便自見得分曉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逆天理
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刷洗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
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
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
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

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
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
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
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
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千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
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培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迫急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靡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靡一息不存卽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無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邪○人心

本明只被物事在下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手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
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
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
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
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
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
箇無梢土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

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
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
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
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去做
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
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
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

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太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

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了。念忽生。則這心返被

聖人之
心如明
鏡止水

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牠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陰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就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由遇事湏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却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

舜禹
以精
一為
戒

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
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
間亦以精一為戒也○問心患擾擾曰程先生云
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
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
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下時中常切
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
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
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

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
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
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
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
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
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
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
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
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切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
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
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
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
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
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
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
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
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
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
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
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
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
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
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
教又謂意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
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
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

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
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
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
根亦須命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
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
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
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
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
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
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
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
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
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
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
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
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
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
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持敬論○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
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念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
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
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昭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
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
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
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
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求於內則停注之
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生也事為之生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二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足東又不足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足此又不足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或問燕處傍肆心不急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

爲敬不免有扶持如何曰扶持過當却不是尋常
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孰輕如不克執居如執盈慎
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
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
敬也其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
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看其底換得曰學者未能
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
須就事上做工夫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者靜不
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
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
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
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
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
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
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其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
聖敬曰跡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
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
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
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
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
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存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
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

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
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
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
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
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
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
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

珠沉渾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渾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掠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

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其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下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平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

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稜子裏面。不是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固不在乎讀書然
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
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頭看些精
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
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
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
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
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
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

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理 此物有此理

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自光明見得是
便道是做不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
緝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
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
說一著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
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白
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

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
放心處有功夫則猶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
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
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
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
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
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
之語只此提撕此心敬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
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勸於後學者
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
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
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
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怠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
也退聽○敬不是呆坐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
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
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

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
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
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
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儼
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
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
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

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
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
敬在五十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
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
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
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
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
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
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
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跻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体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忠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

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看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

予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基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

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
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
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
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
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
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
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
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
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
事則雖事物紛至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
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
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定作若看
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
便是也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
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
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慮紛
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
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

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後後
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
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
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
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湏去身之說蓋
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湏而后能故明道先
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
既得後便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
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湏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
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湏該貫動

靜者方得大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
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
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
敬哉禮樂固必相湏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
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
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
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
得後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
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
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

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事物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

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看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眼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夫又况心慮荒易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二字直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

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
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
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在此
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
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
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
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
只是要整○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皆
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
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已

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因是無病但下日意外
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已是去病
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
功克已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已工夫
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已則和根打併了教
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
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
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又將自定還如此得不
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習中無箇主若

有主邪。自不能入。○問。當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又遺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遺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其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

之間要緊。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怠荒。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

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典不敬動則察其義典不義如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來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

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習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

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工夫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法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括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錡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凜然不收

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劉敞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馬如幹盤石
之極何難

生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頁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

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

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

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以下論○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

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

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尤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